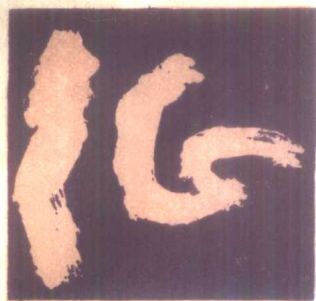


701344



革命回忆录丛书

3

061

53872

T. 3



臺本藏書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701344

061
53872

13

061

53872

征³

途

革命回忆录丛书

第三集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五月·贵阳

责任编辑 周珍元 夏 凡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岚 萃

征 途 (第 二 集)

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11千字
印数1—4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1115·53 定价: 0.77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编了十八篇革命斗争回忆录。其中：《地下尖兵》、《革命伴侣》回忆卢育生、寇述彭、蓝运臧烈士在贵州的地下斗争；《跟随贺老总琐忆》生动地反映了贺老总与士兵同甘共苦，不搞特权，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；《一个红军战士的回忆》真实地纪录了江西罗江桥兵变，投奔红军的经过；《朱总司令和红小鬼》反映朱总司令教育红小鬼反对张国焘搞分裂，紧跟毛主席北上抗日；《插花楼侦察记》描写八路军侦察员潜入湖西伪军据点，进行侦察的惊险情节；《战斗在敌人心脏》反映抗日战争中，我军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，策动伪军反正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攻下信阳城的斗争；《回忆新四军后方医院》反映陈老总教育培养下的一支医疗队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动人事迹；《大别山纪事》描写刘、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艰苦卓绝的斗争；《骑“龙”过黄河》反映解放军巧渡黄河的奇迹；《浙赣线歼敌记》描写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沿浙赣线追歼蒋军残敌的战斗；《以光明迎接解放》反映解放前夕，贵阳电厂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保护电厂的斗争。

这些珍贵的革命斗争回忆录，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。

JAK/70/12

目 录

地下尖兵

——忆卢育生烈士……尹司农 口述 马文骏 整理(1)

革命伴侣

——记寇述彭、蓝运臧烈士……蓝芸夫(19)

跟随贺老总琐忆……肖庆云 口述 蒲启贵 整理(30)

一个红军战士的回忆……吴凤书(76)

朱总司令和红小鬼……景伯承 口述 韦明波 整理(110)

参加红军前后……吴运文 口述 段 扬 整理(120)

插花楼侦察记……余微波(129)

战斗在敌人心脏

……徐钦哉 口述 钟玉龙王 海 整理(161)

回忆新四军后方医院……宗 瑛(180)

白衣战士丁志辉……王宗仁 马继红 窦孝鹏 整理(194)

大别山纪事……韩国锦 口述 任大卫 整理(205)

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地下党的斗争……秦天真(217)

信 念……杨天源 口述 浩 熙 整理(224)

读新书店在贵阳……戴琇虹 孙家林(236)

武汉一月逗留记……张升郁(250)

骑“龙”过黄河

……杨松如 口述 王贤良 马常友 整理(261)

浙赣线歼敌记……王巨胜 口述 刘铭简 整理(275)

以光明迎接解放……杨 龙 刘学鹏(283)

浩气长存……时连忠(297)

地下尖兵

——忆卢育生烈士

尹司农口述 马文骏整理

红军长征前后的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，卢育生同志和我曾打入毕节专员公署作党的秘密工作。在他的领导下，秘密进行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，调查了解川滇黔边区风土人情和敌军防务，为掩护红军入黔作战，过境入川，向党中央提供建立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材料。

全国解放前夕，卢育生同志壮烈牺牲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。屈指算来，迄今已有三十三个春秋。烈士虽然壮烈牺牲了，但革命的精神永存。他的音容笑貌，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时刻萦回脑际，使我终身难以忘怀。

几十年光阴匆匆流逝，许许多多事情随之淡漠、湮灭，独有对卢育生同志的怀念却与日俱增。这里仅就个人与当时作为中央军委特派专员卢育生，潜来毕节的一段际遇略作记叙。

—

我的家在毕节县城区小横街，父亲以裁缝为业，开了一

月“一心斋”衣帽店。我十七岁初中毕业后，家贫无力升学，在家随父学艺。当时的缝纫业多是制成成品，摆在店里出售。毕节地处贵州西北部高寒山区，为川、滇、黔三省交界处。多年来，贵州军阀各派系之间，川、滇、黔军队之间，连年内战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赤贫如洗。因此，店里生意十分萧条。

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，我手里拿着一本从“我们的读书室”借来的《生活周刊》，边读边守铺子。这时，一位身材高大、结实，穿长衫戴呢帽，约二十七八岁，风度洒脱的人来到柜前，操一口山东话，笑咪咪地问我读的什么书。我打开书的封面，送到他跟前。

“《生活周刊》，好书！邹韬奋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，他编的书，值得一读！”

他高兴地说着，走进店和我摆谈。父亲闻声，掀开门出来问他：“先生买衣服么？”

这人走到父亲面前，微笑着说：“请师傅帮忙做件棉衣。我姓卢，名育生。”他客气地要我们叫他老卢。

许久没有接生意了，父亲阴沉的脸色，骤然开朗，忙拿出尺子，为他量长短，比腰围。

老卢盯着父亲，紧皱着眉头，问道：“看师傅的气色，莫非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？”

父亲无神的眼睛愣住了，拿尺子的手颤抖着，好象找不到放处。

老卢见状，放低声音说，他是专门采访新闻，专门打抱不平的。劝父亲不要怄气伤肝，有啥事情说出来，消消气也好。

望着这亲切、厚道的外乡人，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，慢慢摆

谈了最近平空而降的横祸。

聚居着汉、苗、彝多民族的毕节山区，文化落后，封建统治野蛮残酷，地主豪绅均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。毕节城关区区长、公书堂大地主刘子英，养有丫头、长工、区丁几十人。前门开当铺，后院修粮仓；设有公堂、牢房，穷凶极恶，横行一方。

一天，刘子英派管家来店里定做了十几套衣服，我们全家劳累了几十天才赶制完毕。谁知衣服拿去后，刘区长竟拒不认帐，不但不开工钱，反以为军阀犹禹九弄璋之喜，送礼的一套衣服未按时交件为由，派区丁来抓人。

我跟着父亲到刘家大厅，刘子英手捧水烟袋，迈著四方步，暴眼眯睛地冲出来，不由分说，破口大骂，朝我父子二人一顿拳打脚踢。父亲忙按着我下跪求饶，刘才叫手下的狗腿子将我赶出，将我父亲关进牢房。

家里变卖衣物，请客送礼，托人说情，几乎倾家荡产，遍体鳞伤的父亲才得以脱离虎口。

“混帐！”老卢眼里射出怒火，捏紧拳头，猛击桌子，咬着牙恨声道：“记在心头！这仇一定要报，要报！”

老卢渐渐和父亲亲热起来，常常来家里聊天，了解毕节的风土人情，探询父亲到过一些什么地方。当父亲谈到许多深山沟里的小场镇，崎岖的羊肠小道，他最感兴趣，打听得一清二楚，详细记在笔记本上。

老卢每次从我家离开，便转身到隔壁楼上去。那里住着五六个曾到过南洋群岛、爪哇、苏门答腊等地卖绸子的山东潍县人。他乡遇故友，他们象有许多说不完的话，常常密谈到深夜。山东商人，背着大褡裢走乡串寨卖绸子，老卢也常随

他们出外采访“新闻”，有时一去十天半月才回来，足迹踏遍了毕节的大小乡镇和贵阳、遵义、打鼓新场（金沙）、大定（大方）、黔西、织金、威宁……等地。

一九三五年初，毕节山区天寒地冻，纷纷扬扬下着鹅毛大雪。我站在楼上眼巴巴地向远处眺望，天宇间一片白茫茫，分不清高山深谷。我心急万分，老卢说好今天要赶回来的，怎么还不见回来呢？

晚上，老卢终于回来了。他刚从贵阳长途跋涉回来，未回旅馆就直接来到我们家里。父亲见他双脚跛得厉害，忙端上洗脚水，劝他说：“如今世道乱得很，卢先生，听说红军就要打来了，你莫要到处乱跑啊！”

他哈哈笑道：“不出门就保险了？你尹二爷待在家里，不是也被刘子英抓进监牢，白挨打了一顿么！要想活命，就得有点胆量才行！”

父亲无言可对，摇摇头进屋去了。老卢也上楼了。我随着跟上楼去，只见老卢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展开细看，神情严肃，眉头一会儿紧皱，一会儿舒展，显得激动和焦虑。突然，他象决定了什么似的，抽出一张白纸，很快写了一封家信。然后，从拆开的褡裢里取出一瓶药水，将一支新毛笔郑重其事地递到我手里，要我在那封信的字里行间，留下宽宽的空白处，为他抄写一封重要函件。

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壳笔记本，打开来，边看边思索着，念道：兵力不下二十万，来自四川綦江、合江、叙永及云南彝良、镇雄、昭通、宣威一带，已抵贵州桐梓、赤水、习水、仁怀、打鼓新场、息烽、思南、石阡、余庆、瓮安等地，配合湘、桂军，正向赤水河与乌江之间行动，逐步形成包

围……

他停了停，合上笔记本，凭着记忆列举了中央军薛岳、吴奇伟、周浑元；川军郭勋祺、刘兆藜；滇军安恩溥、鲁道源、龚顺璧、孙渡；黔军王家烈、侯之担、侯汉佑、犹国材等部。然后，他沉思了好一阵，又念道：“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似难实行。行军方向，宜取道毕节西进入滇。”

这是一封多么奇特的信啊！我正在惊疑，他已折叠好，闪身出门，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。

二

这以后，我和老卢更加亲近。凭感受我猜测他是个共产党员。当时我们一大批青年，正千方百计地寻访共产党啊！

毕节是贵州省共产党活动最早的地方。一九三四年初，从上海归来的林青、缪正元和秦天真，在此创建了贵州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。同时，在轿子街周慕樵家影霞相馆内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“草原艺术研究社”，演出进步戏剧，教唱革命歌曲，展出抗日、反封建统治内容的图画，掀起了革命的轩然大波。反动派惊惶万状，残酷镇压。为了保存力量，隐蔽精干，林青等同志逃脱敌人的追捕，逃离了毕节山城。他们虽然离开了，革命的火种在山城燃烧起来，人们向往自由，追求光明。

每当回忆起一九三三年冬天，林青、缪正元回毕节的途中，我们在离城十里的毛鸡厂小旅栈相遇时，一天一夜的长谈，我心中就感到万分后悔。那一次，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国家的命运，青年的前途。我几次想表达靠近组织，参

加共产党的愿望，但始终未能大胆地提出来，以为有的是机会。不料，自那以后，就一直没有和他们见面的机会。

现在好了，共产党来到眼前了。我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？他笑了笑，反问道：“你是读书室的成员吧？”

我听了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怎么这个秘密组织竟然也让他知道了？“我们的读书室”是“草原艺术研究社”隐蔽下来的骨干宁起昆（宁汉戈）、宁起枷兄弟发起的又一个党的外围组织，团结了胡大尧、林绍铭等进步青年，以学习马列主义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、探索青年人的出路为宗旨。我当即兴奋地向他汇报了“我们的读书室”的组织成员和活动情况，他认真听着，什么也没有讲。

有一天，是“我们的读书室”活动的日子。我老早就跑去了，打算向大家报告卢育生的情况。跨进道署街杨家公馆林绍铭家门后，我怔住了。老卢正在和宁起昆、宁起枷坐在一起，谈得津津有味哩。原来他们早就认识了。宁起昆说，卢曾要他找个帮助抄写新闻密件的人，经过商量，他们确定推荐我，这样，卢育生才找到我家来的。

人们陆续到齐后，宁起昆向大家介绍卢先生是我们读书室的又一位新成员。他首先打招呼，要大家以后叫他老卢。他热情诚挚，有说有笑，分析问题透辟，很快博得大家好感。卢育生当即提出了四个问题，请大家回答：我们为什么读书？读什么书？怎样读书？读书做什么？

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，他不停地颌首微笑。待大家说完，他热情洋溢地一口气讲了三、四个钟头。他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谈到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北伐战争，透彻分析了封建主义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性。这些话象打开心扉的钥匙，引

导大家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，说得大家抓耳搔腮，心花怒放。

接着，他从我们读过的邹韬奋编的《大众生活》、杜重远编的《新生周刊》、李公朴编的《读书生活》、毕云程编的《世界知识》、陈望道编的《太白半月刊》以及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；曹禺的《日出》、《雷雨》；郭沫若的《女神》、茅盾的《子夜》等谈起，介绍怎样读这些书刊和从中学习什么东西。说着说着，他掏出钢笔，开了一张书单交给大家，计有：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辩证法》、《唯物论》、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、《哲学讲话》等等。他还从衣兜里掏出一扎钱，连同书单一起交给宁起昆，请他购买。

一片欢呼声中，老卢站起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读书做什么呢？我认为鲁迅先生在《灯下漫笔》里的这段话，给我们作了最好的解答：‘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。’”

老卢讲完了，大家沉默不语，静静地思索，屋里鸦雀无声。“同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大家读了多年书，远远抵不上老卢一席话啊！

有了见闻丰富、知识广博的老卢指导，我们读书就少走了许多弯路。比如：书上把马克思、列宁称作卡尔、伊里奇，资产阶级、无产阶级、共产主义分别叫做布尔乔亚、普罗列塔尼亚、英特纳雄耐尔，还有政治经济学上的托拉斯、卡特尔、辛迪加、康采恩等，大家都不懂得这些名词是啥意思，有的认为是欧洲的地名，有人认为是机器的名称，经老卢讲解，方才恍然大悟。

老卢备受众人敬重，大家都积极完成他布置的任务，纷

纷收集社会见闻，了解人民生活，民族关系，风俗人情；土豪劣绅的姓名以及当地军阀部队与蒋介石部队的关系；注意打听各地场镇名称，距离远近，居民多少，交通条件，道路状况等等。然后，向他汇报。

这样一来，“我们的读书室”便成了卢育生同志宣传马列主义，教育青年，输送革命力量的学校。同时又是他收集“新闻”的可靠场所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，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，月华如水的静谧的夜晚，卢育生同志在我家小阁楼上，摆了一张红纸，红纸正中贴上一张白纸剪成的斧头镰刀。他站在我身旁，举起右手，严肃地领着我在微弱的油灯光下，举行了入党宣誓。

三

一九三五年三月，毕节专员公署成立。专署主要人员，皆由江西德安专署原班人马调来。卢育生同志原来就是这个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兼“清乡”委员长。这时，又担任了毕节专员公署总务科长。

当时的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和毕节县县长，多半是当过师长的军人。先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指派，再由国民政府补任。名为行政督察，实为以军代政。由于专员受蒋介石的直接指挥，凡有关“剿匪”军事行动和地方应办事宜，都要迅速传达到专员公署。

当时，毕节专员公署有两个专员：一个是公开的，即国民党的行政督察专员莫雄；一个是潜伏的，共产党的军事特派

专员卢育生，一个专员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搜集情报，一个专员为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搜集情报。

早在一九三五年元月，卢育生同志指示我密写那封函件后不久，专员公署成立了。他就向我父亲提出，为解决家庭困难，介绍我到专署作雇员，每月有十三元的工薪，叫我用小楷字恭恭敬正写了一篇“总理遗嘱”，交他带去作为引荐。父亲欣然同意。过了一周，便被录用了。

当时，我虽有就业的要求，但不想在家乡谋职，更不愿混迹官府衙门，不管老卢如何劝导，我总是摇头：“算了吧！我要出外当兵，从军抗日去，马革裹尸还！”

见我这样固执，他抚着我的肩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个热血青年，可敬可嘉！提起从军抗日，我就摆个抗日的龙门阵给你听吧！”

“一九三一年‘九·一八’事变，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，致使日寇长驱直入，转眼间东北三省沦陷了，激起全国民众的怨恨。平津学生两次奔赴南京请愿抗日，我都参加了。蒋介石在武装警戒下，迫不得已接见了我们。大庭广众中，蒋介石慷慨陈词：‘政府正积极准备抗日，如果三年以后，失地不能收复，当杀蒋某之头以谢天下！’而今，三年过去了，国土沦丧过半，这位蒋某不但不杀自己的头，谁要抗日，谁就要被他杀头！”

老卢说得激愤起来，唰地脱掉棉衣，眼巴巴望着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介绍你在衙门里抄抄写写，同样是为了抗日这件大事，你的志向，同样能实现的……”

这话显然是对我作着某种暗示，我只得点头答应。我被安排在缮校室作缮写员。缮校室的六、七个人和以秘书长为

首的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建设、总务等科长，加上保安副司令，同在一个五十平米宽的大厅里办公。总务科长事务繁杂，按理可以不坐办公室，卢科长却不同，上班时间总不离开大厅。他还特意把办公桌摆在第二排，即秘书长刘定一的后面，既能监视他的行动，又可偷看到部分重要情报。

其实，刘秘书长对专署办公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，存有戒心。尤其象他这个二十八岁精明能干的卢育生，更是他注意的对象。

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了一册签到簿，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人员是否到齐。奇怪的是卢科长每次签到总是第一名，而且上班从不迟到早退。

秘书长变了花样，上班中途，突然起身离座，然后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每一个人身后，看职员们究竟在做啥？

卢科长办完公事，总在位子上勤奋读书，完全是一副忠心耿耿的公务人员模样。《三民主义》、《五权宪法》、《总理遗嘱》之类，他都背得烂熟，对答如流。

一天，刘秘书长给科长们念了一件呈文，内容是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安排工作，给一碗饭吃。他念得摇头晃脑，似乎很欣赏此人文才。但当时的官府哪能轻易录用人呢？不能批准是很明显的，只是批文如何措词，他感到有些为难。

秘书长念完后，眯着一对三角眼，扫视众人。民、财、建、教各科长都不愿承办，纷纷推说不属自己职权范围。最后，秘书长笑着望定总务科长，卢育生慨然向众位科长一拱手，提起笔来，龙飞凤舞，瞬间拟就了批文。

秘书长接过来念道：“‘呈文悉。恤贫有心，安插无术。此批。’妙，妙，妙极了！”他高兴得大笑不已。

众人也一齐捧场称好。批文写好后，立即被差役拿去张贴在衙门外的墙上。

善于随机应变的卢育生同志，长期在白区工作，对国民党军政机关那一套规章制度，异常熟悉；军政要人生活习气，言语作风，历史情况和很多政治事件内幕都了如指掌；加上他能文能武，善于应付环境和各种人物，颇得同僚好评。连驻军蒋介石嫡系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，许多事情都要来找他研究、磋商。

刘定一对卢科长也放心多了，说他很有才干，对党国忠心耿耿。专员莫雄更把他当作心腹使用。

这样，卢育生同志就在处处防范共产党的专署重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创造了搜集敌人情报的有利条件。

卢育生同志吩咐我注意了解湘、桂、川、滇、黔的敌情，凡有这方面的文电，须将其军队部署、军事设施、部队调动时间、地点、兵力、番号、主管人员姓名等，及时告诉他。特别叮嘱要守口如瓶，对任何人都不得泄露。

宁起枷也是缮校室雇员，尽管我们是同学、同事，又是自幼一块儿长大的朋友，根据卢育生同志的指示，我们见面时也仅是一般地打个招呼，尽量避免接触，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。

情报工作神秘、紧张，起初，我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。不久，秘书长交下一份重庆行辕发来的油印“代电”，要我立即缮写九份。上边全是“剿匪动向”之类的重要内容。我悄悄揣在荷包里，中午时分，悄悄走进了卢育生的寝室。他飞

快看完“代电”，要我立即送回办公厅。事后，他严肃地批评我，以后不要把文件带在身上，很危险。最好用脑子记，秘密工作，要学会用脑子。

卢育生同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，毕节专区各县地图上的小地名，他看过后，几乎全都记住了。一次，我把毕节一个小地名“野马川”说成“野马山”，他一听就知道错了，立即帮我更正。蒋军郭思演第九十九师要开到毕节，我汇报时，忘了说向云南镇雄方向去；汇报滇军安恩溥由宣威到毕节，又忘了说兵力是一个旅。这些，他都要求我一一作了补充。他平常把情报称作“新闻”，要求新闻工作要及时、准确、完整。多次告诫我说：“我要当好科长，你要当好雇员，我们的工作，关系到千万红军的命运，丝毫不能马虎啊！”

不久，我背下了蒋军郝梦龄、樊崧甫、万耀煌三个纵队（一个纵队辖二至四个师），将开到打鼓新场（今金沙县）附近，由顾祝同任总指挥，准备与红二、六军团决战的情报，向他作了汇报。他听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重要！太重要了！”

随同卢育生同志到毕节的十余人，多数安插在保安司令部。记得有从江西来的郭××、邓××等人，他们时而穿军装，时而穿便衣，都配有手枪，经常以“出差”为名，往来贵阳、遵义、黔西、威宁等地，侦察敌情，传送情报。

卢育生同志下班，回到寝室后，总是伏在桌上，看着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，分析、综合情况，作出判断，为长征途中的红军及时提供情报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便掏出紧贴在内衣口袋里的电码本，将当天获得的情报翻成数码，或将收到的电报数码译成文字，一直忙到天明。